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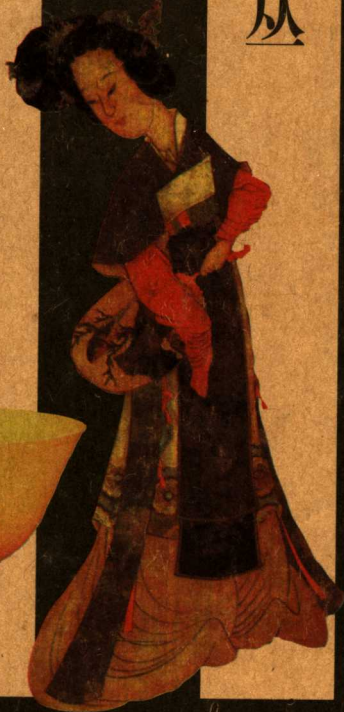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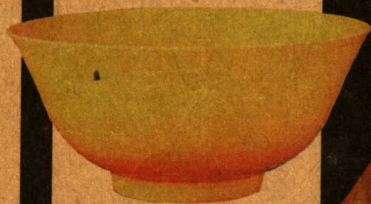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

异乡说书

庄信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I267.1
751

口港名家书话文丛

异乡说书

庄信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志民

王云峰

封面设计：西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乡说书/庄信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陈子善主编)

ISBN 7-222-03361-0

I. 异... II. 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413 号

异乡说书

庄信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
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97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2-03361-0/I·940

定价: 24.80 元

编选者言

——
陈子善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的作者中，庄信正是与大陆读者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位。他现居美国纽约，从联合国退休有年。但他是从台湾到美国去深造的，他那些学识渊博、思维深刻的读书随笔也都是在台湾出版的，因此“文丛”收入这部别开生面的《异乡说书》，窃以为很合适。

庄信正是山东即墨人，1935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文学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在美国肯萨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任教，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从事高等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庄信正在治学之余，以“杨笠”的笔名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撰写“异乡人”专栏，不意广为海内外读者所传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迄今已结集出版了《异乡人语》（1986年台北洪范书店）、《海天集》（1991年台北三民书局）、《流光抛影》（1993年台北九歌出版社）、《展卷》（2000年1月台北尔雅出版社）、《文学风流》（2001年8月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此外，他还著有《〈尤利西斯〉评介》和编有《近代中国小说选（1918—1949）》。

对这些读书随笔，庄信正自己认为“不过是在有限的篇幅里东拉‘西’扯，谈些大大小小的中外文学题目，为读者助长一点阅读经典作品的兴趣。然而写来写去，既不像杂文或论文，又不像散文或随笔，真是没有法子可想”。而“台港名家书话文丛”的另一位作者黄碧端则认为庄信正这些文字是“介于‘学者的杂文’和‘文人的杂文’之间的文章——因为是文人的，所以引征广博之余又多能跳出排比归纳的窠臼；因为也是学者的，所以虽间有伤时感触之语，大抵的仍是立说著论的余绪”。两种说法当然都可以成立。不管怎么说，庄信正在这些篇幅有限的读书随笔中，以生动的笔触展示了他对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当今世界文坛的脉动均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从《红楼梦》到梁实秋，从莎士比亚到福克纳，庄信正解析文学的各种层面，语带幽默，娓娓而谈，他所写的都是别具一格、启人心智的书话。

这部《异乡说书》是庄信正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话精选集。由于他的这些书话文字大都是综合古今，融铸中外，难以分类，所以干脆沿用作者自编

《流光抛影》一书时的方法，“不按性质归类而依写作年代编定”。只是追忆恩师夏济安、重读奇才张爱玲和探讨乔伊斯及其名著《尤利西斯》数篇，因篇幅较长，就另编为一辑，以示醒目。

庄信正是从“异乡人”专栏开始他的读书随笔写作的，他的第一本集子也题为《异乡人语》，因此这部书话选集也就名之曰《异乡说书》，以志“异乡”书缘。

目录

1	编选者言
1	异乡说书
3	上帝不理人？ ——关于英格玛·柏格曼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
9	文与穷
11	抄
14	畅销书
17	莎士比亚
19	“话说”文章开头
22	日记
25	翻译
28	文人与官司
31	作家的职业
35	梦
40	焚稿
44	早安，危险
49	文学与电影
55	荷马与海
59	甚矣古书之难读也！
63	文人学外文
69	无声
75	标点符号
81	桥

87	推敲
93	“第二张最好的床”
99	罪与罚
104	荷马也会打瞌睡
109	莎士比亚的儿女
113	侦探小说
119	福克纳谈创作
124	文坛上的座次
130	杏花消息
135	天书
142	难也正名乎!
150	笔名
157	易水余波
165	阿 Q 的辫子
170	正襟危坐选小说
177	梦笔
183	名正言顺
190	反战诗
193	咬文嚼字
198	从小说到电影
201	乡音
205	莎翁遗泽
210	红楼残梦二百年
214	续貂
217	普鲁斯特的第一句
221	我学俄文

225	摭忆与研读
227	才情·见解·学问 ——敬悼夏济安先生
237	追忆夏济安先生
248	重读张爱玲
281	初识张爱玲
288	“旧事凄凉不可听” ——张爱玲与《红楼梦》
297	迎《尤利西斯》
302	《尤利西斯》的开头

异乡说书

上帝不理人？

——关于英格玛·柏格曼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西方人历代争持不下的问题。他存不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好办，不想就是了；但如果存在，那就有很多地方令很多人不解。而最难解的是：他怎么对人间的事——尤其是坏事——好像不闻不问似的？法国诗人维尼（Vigny）越想越气，于是提议对上帝的冷酷的沉默，人类也该以牙还牙，回他一个冷酷的沉默。

但其实西方有些人还是耿耿于怀，继续受这个问题折磨。表现在文学上，最有名的莫过于帝俄小说家陀

思妥耶夫斯基，他自己说一生都为了上帝的存在与否而困惑苦恼；事实上，他大约是怀疑他不存在，而硬是希冀着他存在吧。有人指出过，他写《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斥责上帝的长篇大论只花了3个礼拜，但写佐西马(Zossima)神甫肯定上帝的简短的一节却用了3个月，证明陀氏虽然外表上站在佐西马这边，实则心目中以伊凡为代言人，所以关于他的话都是他自己的肺腑之言，下笔很快，而佐西马是硬凑出来的，写的时候就难免言不由衷，拖拖拉拉。伊凡洋洋洒洒举了很多惨痛的事实来控诉上帝不仁，以万物(尤其人类)为刍狗。特别使他受不了的是人们对天真无知的婴儿的百般凶残：土耳其兵把一个正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孩子抓起，对着他嘻嘻的笑脸开枪；老将军因为一个农奴的孩子(无意间)伤了他的爱犬，就集合下人和猎狗，当着孩子的母亲放狗把他活活咬死；甚至于有的父母对襁褓中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伊凡觉得上帝竟让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自己只管保持着莫名其妙的沉默，实在有点过分，他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拒绝容忍。他要向上帝鞠躬如也地“退票”，然后拂袖而去！

好像还没有人把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陀氏作过比较。伯格曼出身宗教家庭(父亲是传教士)，作品中宗教气氛很重，使人想起他对陀氏的小说应该很熟，而且可能受他的影响(老实说，我怀疑伯格曼有些地方抄袭陀氏)。二人间颇有些相同的地方。和陀氏一样，伯格曼也承认他一直摆脱不了宗教问题，他们都熟读耶稣教的《圣经》，常常如数家珍地加以引用，在题材和人物方面也有类似的地方，如伯格曼《冬之光》(Winter Light)

中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主题，正像《地下室手记》，男女主角（神甫和女教员）也像“地下人”和那妓女。柏格曼和陀氏一样，对性格分裂感兴趣，如《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里的武士就说他觉得自己无聊，不大爱和自己相处；其实他的随从琼斯（Jöns）是他更明显的另一个自我。柏格曼的一些善良、懦弱和滑稽的典型，像前一剧里的约夫（Jof）和《裸夜》（The Naked Night）里的小丑，就类似《罪与罚》里桑尼亚（Sonia）的父亲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鲁夏（Ilusha）的父亲——善良、懦弱和滑稽常被二人凝结在一个人物里；《白痴》的男主角以耶稣作为模特儿，是更好的例子。不过，最令人注意的是柏格曼和陀氏同样地对上帝关怀和烦恼。

《第七封印》里的武士东征回来，碰上黑死病蔓延，人人自危。他到处看到残暴、腐败、不公，天灾人祸使弱者受尽艰苦；这些惨象很像上面提到的伊凡所说的那段话，武士也像伊凡一样，对上帝怀疑起来了。他在“死亡”之前透露了对上帝的不

满：他为什么光说空话？所谓的“奇迹”怎么老不实现？他为什么老是躲躲藏藏地不露面？他要上帝伸出手来，亮出相来，跟他谈谈。“死亡”提醒他：“上帝总是沉默的。”接着是下面的一段对话：武士说：“我在暗夜里叫他，但那边好像没有人。”“死亡”说：“可能那边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段话和它的背景酷似陀氏短篇小说《温顺的女子》(A Gentle Creature)里主角所说的：“大地上还有活生生的人吗？……我这么大声叫着，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据说太阳予万物以生机。太阳升起来了，可是看吧，不是已经死了吗？万物都死了，到处都是死亡。只剩下了人，而他们四周是一片死寂，这就是地球。”

上帝的这种沉默是《第七封印》的主题，其中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幕是一群传教士栽诬一个无知的小女孩是“女巫”，酷刑相加(把她的手打烂)以后，还处死她。柏格曼把伊凡列举的对孩子的种种苛虐摧残更推进一步，更象征化：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竟假他的名字，以莫须有的罪状害死一个无辜的孩子；而上帝呢，他沉默着。

在他后来的片子里，柏格曼越发抓住这个题材不放。在《视线不明》(Through A glass Darkly)里，弟弟米那(Minus)大叫着请上帝“帮忙”，但怎么叫也没用，最后声嘶力竭，连自己也只好沉默，不久就泄气地说上帝并不存在。他姐姐和前面那武士一样，一天到晚渴望着上帝亮相，但真正亮出相来的却是一个“有六条腿，很快在地板上爬了过去”的蜘蛛，着实吓了她一跳。这个象征很有趣：上帝成了个邪恶的、结网捕食小虫的蜘蛛了(在《罪与罚》里，蜘蛛以类似的涵义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桑尼亚说他拒绝

做任何工作，只坐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生闷气，“像只蜘蛛一样”。在《白痴》第三部第6章，伊包里特把上帝看成“一只巨大而可怕的蜘蛛”）。

《冬之光》的男主角再进一步，说每次他要向上帝诉说现实中的坏事，它就显得丑陋、可恶，变成一个“妖怪”，一个“蜘蛛神”了。他也引用世间的一些没有天理和人道的事来向上帝的沉默挑战，“上帝的沉默”是这部片子里出现多次的句子。到了“沉默”（Silence）则干脆用来作为电影的名字了（《沉默》这个片子，和《视线不明》、《冬之光》合成一个三部曲）。故事从头到尾，充满了绝望和无助，至终是姊妹俩一个郁病而死，一个继续淫乱地、空洞地苟活下去。柏格曼的片子里经常有完全没有对话的场面出现，这在他的脚本里大半是很仔细地用“沉默”的字眼注明着的。

上帝既是这么老不理人，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比维尼还要彻底地从根本上否定他，不承认他的存在。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Devils 或 The Possessed）里，

奇里洛夫(Kirillov)就提出,人类因为怕死,所以造出上帝来;如果不怕死,自然就不需要上帝,而不怕死的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自杀,所以他自杀了。《第七封印》里的武士也相信上帝是人类为了怕死而硬想出来的。不过奇里洛夫以为死根本不可怕,人类不必视为畏途,或为了它感到痛苦。武士则觉得如果人类呼天天不应,那就很惨,人生就岂有此理,因为没有人会明知一切皆空、最后必死而还能继续活下去的;他没有想到自杀,相反地,他拒绝死,坚持和“死亡”下棋,延长生命;他要在死亡前寻求实实在在的“知识”。结果是,上帝依旧沉默,而他却救了约夫一家三口的命(有人指出约夫影射约瑟夫;他,他的温善和蔼的太太和他们的男婴代表耶稣一家人)。我们不妨这么解释:上帝不理人,不管人的死活,惟一理人的、关心人的死活的是人,是觉醒了的人、合理的人。

最后,顺便说说我个人对伯格曼的看法。我以前喜欢过他,但后来觉得他太个人主义,太自我表现和故弄玄虚,尤其是他的三部曲,看了以后大起反感。他对电影是有贡献的,但他充其量只是个二流的思想家。他的片子,越是作“微言大义”状,越是不可取(较近的一个例子是 *Persona*),反不如平易踏实的,如 *Passion of Anna*, *Wild Strawberries* (尤其开头的那个梦), *Virgin Spring* (这是瑞典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的,结尾很像中国民间故事——如《三言》、《二拍》里的一些——有“奇迹”出现)。我甚至也喜欢 *Monika* 和 *Devil's Wanton* 这两个简单的关于女人的故事。

1971年10月29日